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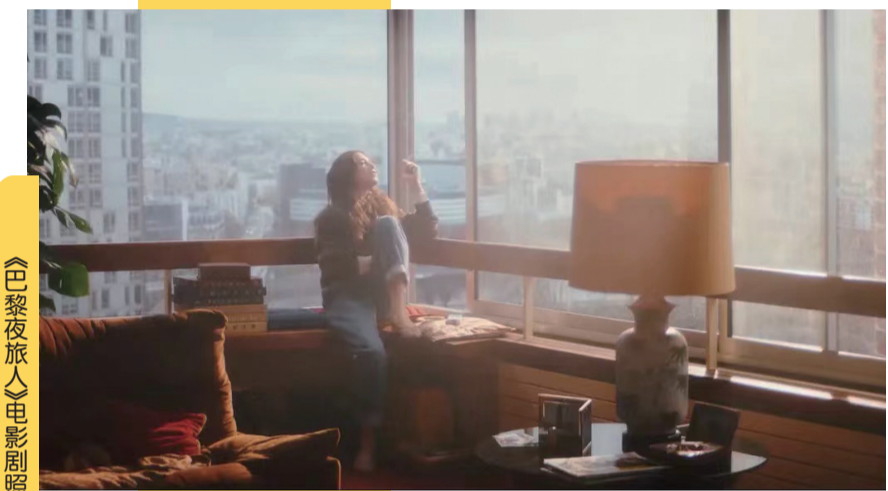
《巴黎夜旅人》：献给巴黎的小夜曲

□李琦



《巴黎夜旅人》电影海报

今年5月，米夏埃尔·艾斯(Mikhaël Hers)导演的《巴黎夜旅人》(Les Passagers de la nuit)在法国上映。此前2月，该影片获得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巴黎夜旅人》由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 Gainsbourg)、艾曼纽·贝阿(Emmanuelle Béart)等影星出演，这也是二人既1999年《圣诞蛋糕》(La bûche)后再度联袂演绎。电影背景设置在上世纪



《巴黎夜旅人》电影剧照



《巴黎夜旅人》电影剧照

80年代的巴黎，大量穿插的历史镜头一下子把观众拉回到过去的岁月。全片分为3个时间段，故事开头是1981年5月10日至11日的夜晚，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执政的左派总统，整个法兰西沉浸在欢腾的氛围

得到了节目接线员的工作。白天，伊丽沙白还在街区图书馆兼职打工，尽管收入不算优渥，但生活逐渐走入正轨。

在一次深夜节目录制时，伊丽沙白遇到了塔露拉，一个常年漂泊、居无定所的小女生，伊丽沙白让塔露拉暂时住在自己家

的阁楼。伊丽沙白的两个孩子和塔露拉年纪相仿：大女儿朱蒂特读高三，热衷于政治活动，小儿子马蒂亚斯读高二，热爱写诗。三个人相处愉快，一起聊天，一起看电影。马蒂亚斯对塔露拉渐生情愫，然而塔露拉却在一个深夜不辞而别。

镜头跨越到1988年。密特朗即将结束第一个七年总统任期，准备谋求连任。一天，塔露拉再次出现，伊丽沙白看到她胳膊上的针眼，把她带回家了，决心陪她渡过难关。影片中最美好的画面之一是四个人在大大的客厅里相拥跳舞，黑胶唱片机播放着乔·达辛(Joe Dassin)的歌曲《如果你不存在》(Si tu n'existais pas)……但是故事没有定格在这里。塔露拉如同一只小鸟，再次飞走了。前夫要把房子卖掉，伊丽沙白不得不尽快搬家，镜头下，房间里的家具渐渐清空，窗外的万家灯火在沉沉的巴黎夜幕中发着光。

中，女主人公伊丽沙白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和丈夫、孩子准备回家。这段画面只持续了几分钟。时间一瞬而过，来到了1984年。当时的法国由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经济危机而实行紧缩政策。与此同时，伊丽沙白刚从乳腺癌疾病中康复，丈夫离她而去，她不得不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孩子，多年远离职场的她要顶着巨大的压力重新开始寻找工作。长期以来，伊丽沙白饱受失眠的痛苦，法国广播电台(Maison de la Radio)的深夜节目《巴黎夜旅人》陪她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她给节目组写了封求职信，节目制片人极其真挚的内容打动了，伊丽沙白

导演米夏埃尔·艾斯生于1975年，《巴

黎夜旅人》是他的第四部剧情长片。2010年的《记忆小巷》(Memory Lane)、2015年的《夏日情事》(Ce sentiment de l'été)、2018年的《阿曼达》(Amanda)，都可以看出导演对人物肖像与情感的细腻刻画。在上一部影片《阿曼达》里，新生代年轻演员文森特·拉科斯特(Vincent Lacoste)贡献了不凡的演技，该影片一举斩获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故事同样发生在巴黎，主人公大卫的姐姐在一次恐怖袭击中遇害，大卫陪伴着侄女阿曼达走出伤痛，重建生活。艾斯用镜头刻画着平凡的日常，甚至有些琐碎、无聊，却如同一丝亮光，给人以力量和勇气。《巴黎夜旅人》也是如此。夏洛特·甘斯布将一位单身母亲的坚强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媒体认为这是她近年来饰演得最好的角色之一。

《巴黎夜旅人》的故事拍摄场地集中在巴黎15区的博格勒内尔(Beaugrenelle)一带。街区毗邻塞纳河，只需要穿过格勒内尔桥，就可以来到位于16区的法国广播电台，也就是伊丽沙白工作的地方。镜头里上世纪80年代的巴黎和今天相比，似乎一点变化也没有：6号线地铁横穿巴黎，由于一部分路线是露天行驶，所以可以一览铁塔附近的风光；骑着摩托车驶过塞纳河畔，巴黎自由女神像静静地伫立在河中央；5区Escurial影院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海报，散场的人群交谈着刚刚看过的影片；夜晚的酒吧门口挤满了人，深夜广播电台如约而至，陪伴着每一位匆匆夜归人。《巴黎夜旅人》如同一辆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模糊了记忆与时间……

说起记忆、时间、巴黎这些元素，首当其冲会想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同样是怀揣着对巴黎这座城市的热爱，同样是作为巴黎地理学专家，艾斯和莫迪亚诺分别用镜头和文字向我们展示了昔日的巴黎。产生这样的联想不是没有依据。事实上，米夏埃尔·艾斯于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长达45分钟的中短片《夏雷尔》(Charell)就是改编自莫迪亚诺的小说《如此勇敢的男孩》(De si braves garçons, 1982)的第11章节。在书中，主人公在巴黎火车站偶然遇见了初中同学夏雷尔，夏雷尔把他带到了附近一间公寓，几天后，在这间公寓里，夏雷尔被两颗左轮手枪子弹打伤……导演艾斯直言，这一章节具备了莫迪亚诺作品中忧郁、印象派的风格，又兼具了某种隐晦柔和的暴力特征。这部短片入围了当年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2010年，长片《记忆小巷》的灵感来自于莫迪亚诺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在巴黎郊区的故事，偶有媒体将艾斯称作“电影界的莫迪亚诺”。

大江健三郎是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作家，其作品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著名文学奖的奖项，最终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其写作生涯50周年之际，这位作家“经过种种艰难的创作尝试后”出版了“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那便是篇幅并不很长的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该小说一经问世，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此后还被译为英、法、德、中等多种文字畅销世界诸多国家，同时更是收获了大量男性读者。小说的热销与大江独特且精湛的互文性叙事以及其在回忆与现实的交叠中从容不迫地铺陈密不可分，然而，长存于作者内心的、陪伴其超越诸多困境的“安娜贝尔·李”，即阿尼玛，更是使得作品大放异彩。

与阿尼玛相遇

阿尼玛(anima)一词来自于拉丁语，原意为生命、灵魂等，泛指男性心灵中的女性一面，通常都能外化于女性形象。荣格原型心理理论指出：每个男人心中都携带着永恒的女性形象。这并非某一特定的女人形象，而是某个确切的女性心象。这一形象完全是无意识的，是镌刻于男性有机组织内的全部经验的原型，它仿佛是女人所给予过的一切印象的积淀……女人常常出于生物性方面的特征，比男人更具有一种原始和自然的生命力，同时也经常会有意无意地将其呈现出来。因此，一个男人很容易将自身的阿尼玛意象投射于更具原始生命力的女人身上，而那个有幸被投射的女人当然在不同程度上契合于这个男人心中潜意识中的女性气质。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言的原始生命就是男女合体的球体生命，这些球体的原始意识如同初生婴儿的生命意识般浑然一体。然而，随着男性方面自我意识的发展，属于“女性”心理的一面逐渐滞后，甚至一直保持着婴儿时期的“自然状态”。这一部分保持在自然状态的“女性意识”处于未分化和未意识化状态，男性只有通过某些途径与无意识中的阿尼玛产生联系，才能将这些“未分化的无意识”即女性心理整合入心灵中，进而完成自体与外在环境的和谐交互，达成生命真正的圆满。大江将其投射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女主人公樱的人生跌宕起伏。家人在二战末期的东京大轰炸中身亡，沦为孤儿的她被一名美国军官收养，其后随这位养父/美国军官去往美国，作为电影明星活跃于美国影坛并与其养父成婚。多年后，却在观看儿时出演的“无删减版影片”时，方知自己被当时的养父/美国军官下药蹂躏……为此深受刺激的樱为疗治心理创伤沉寂30余年，最终在森林之乡的女人们帮助下振作重生并成功饰演了暴动女形象“铭助妈妈”。

“铭助妈妈”是“米夏埃尔·科尔哈斯”亚洲版电影的女主角(在小说中，作家“我”、导演木守有和女演员樱，曾相约制作一部纪念普鲁士作家克莱斯特诞辰二百周年的亚洲版“米夏埃尔·科尔哈斯”电影《铭助妈妈》)，她参与了明治时期的两次(天庆二年和明治四年)农民暴动。第一次暴动时，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阿尼玛绽放中的希望

□徐嫣华

首领铭助代表暴动民众要求当地藩府减免高额赋税，该诉求虽然基本达成，铭助却在事后被追究责任并身陷牢狱。为了下一场暴动仍然有人领导，铭助妈妈便去狱中探望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铭助并在牢房里受孕，如此诞生的孩子便是其后第二场暴动的领导者/传说中“铭助的转世之人”……

以上两个故事如此建构并展开，这一明一暗两条脉络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樱与养父马加尔沙克由养父女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而铭助妈妈为了铭助起义精神的延续，也在监狱中与铭助有了夫妻之实。这种极为大胆的表达，在同一文本中重复出现绝非出于巧合，这位名满天下、敢于在其生涯的最后阶段写出如此惊悚骇俗之作的作家，该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和胆识呀？！

大江健三郎儿时曾经历二战，10岁时迎来日本战败投降，其生活也恢复了应有的平静。1963年，28岁的大江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头盖骨缺损、脑组织外溢的“脑瘫儿”。初见这个婴儿，大江犹如遭遇晴天霹雳，一度想“处理”掉这个“今后可能没有视觉和听觉”的“病儿”。在其代表作《个人的体验》中，大江曾具体描述了他任长子光出生后的切身感受：年轻的父亲因不知如何面对天生残疾的儿子而万分苦恼、彷徨挣扎，甚至意欲逃离和抛弃。在经历炼狱般煎熬后，婴儿急促的呼吸声终究使其接受这个病儿，决心与他共度漫长的苦难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与残疾儿光共同生活，果然处处充满艰难：光外出时常常会莫名其妙地突然站立不动，此时，大江就需要使劲拽住身高和体重逐渐超过自己的儿子，以致从肩膀到腰部都要承受很大的痛楚；若是父子二人出门去听音乐，大江就会背着高大的残疾儿迈过长长的台阶，犹如“一头熊背着另一头熊”。

米团子的程度都达不到。然而，妻子能够对长子的内心情感表示积极的同情，努力开发他的想象力，最终发现他需要的唯有音乐。这使我对妻子独特的护理肃然起敬。在照顾残疾儿子上，大江的妻子身怀女性特有的抱持力，能够更深刻地去理解，更甘心地去承受，更真诚地去接纳，因而才能跨越健康人与“脑瘫儿”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为一个残疾儿童找寻到希望之路，将其培养成优秀的作曲家。

连接阿尼玛的尝试

荣格把“接受”称为最大的女性秘密，认为这既是女性天性的态度，亦饱含着开放和心灵。正因为大江光的诞生，大江才得以邂逅这种女性秘密，才能与作为男人心理的女性内容——阿尼玛——相遇相识。

深度心理学研究和发现已经表明，对于现代人来说，与潜意识达成协议至关重要，而阿尼玛作为潜意识中男性心理组成的重要因素，对男性自性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作为一种原则，阿尼玛首先会投射在一个女性形象上，并且引导男性与其建立连接。然而，阿尼玛逐渐在潜意识中分化、与潜意识建立连接的过程总是蕴含着巨大的危机，男性会依赖她、仰视她、臣服于她的魅力之下，从而招致致命的打击。正如“永远的莱茵河少女”罗蕾莱(Lorelei)。这位绝色的金发少女时常端坐于莱茵河畔，时常吟唱着动听的歌曲，因而途经于此的船夫都会被其深深吸引，以致忘却湍急的漩涡和尖峻的礁石。终于，船只被撞得粉碎，船夫则葬身于水底。显而易见，美丽的罗蕾莱便是男性最初的阿尼玛投射，屈服于阿尼玛将给男人带来灭顶之灾。

安娜贝尔·李也是未经分化的阿尼玛原型。大江对《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这部小说的命名最初来自于美国19世纪著名诗人爱伦坡的一首诗：很多很多年前/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住着一位你或许认识的少女/她的芳名叫作安娜贝尔·李/这位少女活没有别的心愿/只为与我两情相恋。//在海边的一个王国里/举世无双的不尽爱恋/只集于我和我的安娜贝尔·李/我们的如此深爱/就连天国的六翼天使/也对我们羡慕甚或妒忌。这首诗是爱伦坡临终前完成的最后一首完整的诗，以浓烈深情的笔墨，描绘了海边朦胧梦幻的浪漫：月亮、繁星、长眠于地下的安娜贝尔·李以及孤独陪伴在墓碑旁侧的诗人。纯洁、美好的安娜贝尔·李，在诗人童话般的诗句中，在诗人幻想的遥远国度中，被塑造为宛若天仙般矢志不渝的存在。阿尼玛最初的原型总是至善至美，迷人而令人神往。她们诱惑着男人们进入其世界，使他们沉浸在



罗蕾莱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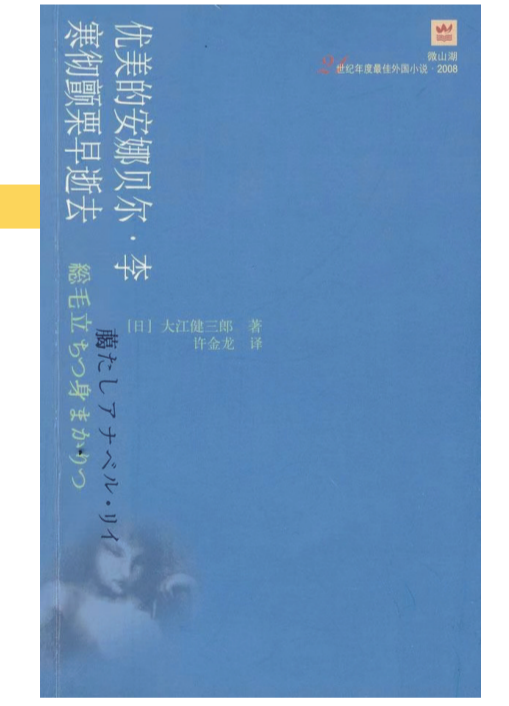
爱欲之中，于是男人们很快便迷失在这个世界里。

另一方面，诗中少女的芳名安娜贝尔·李，又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于1955年所作《洛丽塔》中男主角亨伯特的初恋情人名字相同。亨伯特的安娜贝尔·李不幸早夭，此后出现的洛丽塔又与樱的境遇有某种相似之处，这就为大江提供了一种可能：通过互文手法，将这三部作品紧密有序地联系起来并不断演绎。他曾在访谈中如此讲述创作这部小说的缘起：“我看过数遍《洛丽塔》，正因为书中安娜贝尔·李作为具有现实感的少女出现，每次阅读我都心潮澎湃。而且，那种心动的方式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变化。因此，我预感到书写与此不同的、自己的安娜贝尔·李的时候总有一天会到来。事实上，我心中一直存在着这种预感和像樱那样的女性形象。我想将其塑造造成与早年夭折的安娜贝尔·李相反、永远活着的女性。”

于是，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中，大江笔下的阿尼玛形象便得以逐渐分化，他本不顾世俗之见而全力支持着“铭助”的年轻母亲这一角色，与豪无保留支持着丈夫米夏埃尔·科尔哈斯的妻子丽丝珀的角色重叠起来，并由此构建了第一场暴动。丽丝珀作为家中的女主人，在发现科尔哈斯变卖所有资产并做着相应安排时，就察觉到丈夫是在准备暴动，于是她便提出由自己代替丈夫呈送请愿书。虽然这次请愿导致了一场不可挽回的悲剧，但是这种对新任务的向往和欲望，却使得阿尼玛的原型第一次在潜意识中被觉察到，这便是男性心中阿尼玛元素为争取清晰意识化而做的努力。

拥抱阿尼玛

在这部小说里，30年后，已至垂暮之年的樱



提出重新制作“米夏埃尔·科尔哈斯”电影。虽然其余两位老人都表示“不可能”，她却提出不需要大型的电影制作团队，并且资金也可以由自己来安排，只是新电影仅拍摄《“铭助妈妈”出征》中灵魂的述怀。

樱被《“铭助妈妈”出征》中铭助妈妈的饰演者的主动、勇敢所感动，被森林中的女人们迸发的巨大呐喊所折服。森林带给她连绵不绝的力量，在森林的关照下她终于走出了阴影。更准确地说，是森林之中和森林周围的女人们携着森林的能量治愈樱，洗涤樱，而樱也因此得以涅槃重生。这一幕浑然天成，银幕上闪烁的星辰与舞台上“述怀”的樱相互映衬，彼此映照，这幅和谐且生动的画面驰魂夺魄。这便是所有一切彼此交融、所有一切彼此成就，更是男性与其阿尼玛建立美好且圆满的关系后迸发出的无边力量。此时，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元素已被整合至意识，自我人格与这些潜意识的形象达成协议，并与其建立起了和谐稳定的关系。同时，这也一定程度上催化和促进了男性自性化的发展。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始于文学期刊《新潮》的连载。在连载期间，它的书名却相当简短：《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其后在出版单行本时，大江才将书名改为日夏耿之介所译《安娜贝尔·李》。诗歌中的一句，前后两个书名最大的差异在于“逝去”，书名有此变化的原因或许就隐藏在单行本的封面中：少女卷曲的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她的手指则抚触着自己的胸部，好似在一面圆形镜子中映照出其本人。飘逸的长发、镜子、身体的展示等意象组合在一起时，经常被归因于文学和造型艺术中阿尼玛的形象。可见，这美丽的少女便是男性心目中最初的阿尼玛女神。当然，只有最初的阿尼玛女神“逝去”，后，才能孕育出转化和再生的契机。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